風來山人春游記　下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中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寢惚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起用經語有力

時厥明先生感冒發熱。不得浴温泉。連服

○道士曰風來

敗毒散五貼。少安。猶不得浴者二三日矣。

以愛己者皆為美貌鼻下可息

先是東家樓上有一婦人。頗美貌。時々推

○追叙決妙

窻與先生相戲。亦有友生在焉。先生以是

弘令社梓

○何等妙思

○咄々怪々

○道士曰未應接何知其要然既以惡謔見之自悩亦甚

僅慰寂寥當此之時友生既歸去又以疾不可風也閉戶牖如蠶室則無復慰寂寥頭益岑々然日已下亭午客舍主人忽報有一佳人自繪島來先生驚曰是非為我而來者若為我而來者則是必出友生之惡謔若果然乎則妓必是望海亭阿松者也阿松者余日者小田原所邂逅也主人

○燕々唐張祐妾想當有美色鶯々崔氏女其有張生詩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来事頗似僻故

下樓而問之果支生所致也唯妓非阿松者云爾既而佳人凝粧上樓先生乃故避席就客位佳人自叙曰妾深川仲街絃妓阿光者也今日銜桂川國手與其甲生日友之命而來待先生妾既無燕々似之姿又乏鶯々待月之情恐無寵於先生而辱二君之命且取笑於前魚也願先生憐而

喬木遷
鶯幽谷
傳路都
嬌語這
出長明
朝緒沿
春風惠
百囀篁
問新聲
娘

春平主人題 □□



表而出之

○道士曰本年六月漫遊中之道士一般同病可憫呵々

○伐性之斧可怖

○道士曰情雖可抑如東西難

怨焉辞色清婉。如幽蘭。道士曰過賞甚哉乎於是先生既起綣繾之情。道士曰過賞之根據雖病哉為呼酒強自飲且飲阿光唯以遭遏密之時不得聞其弦歌之聲是為憾耳。是夜先生謂阿光曰。吾病矣。若有犯禁忌疾必漸矣。卿其思諸。阿光笑而不答。既薦枕席玉臂可枕朱○可嘗然先生以病之故抑情不敢

弘令社梓

抑何

○所謂遠之則怨者

○真盛唐詩

○結句妙。幽憂之意溢乎言外

近之比及三更阿光起而倚欄愀然微吟
新歌二闋曰
青樓桃李斷腸花坐見王孫不駐車愁
倚闌干試長望函山無處不烟霞本是歌謳
今飜爲詩其辭曰遠毛布痛羅察爾波
古年遠密禮抜阿須美戞々羅怒野馬
楚南
璣

其二

○亦盛唐

銀鞍白馬去翩々。已過章臺楊柳邊。愁挟珠簾凭繡戸鳴箏坐吟想夫憐。同上 其辞曰遠毛布痛維祭爾志彌禹耳爾茂韓烈勢計牟喃葛迷天察牟沙呵哩

先生聞之而笑曰。卿豈歌青樓怨乎。盍唱姫人怨服散。遂裁姫人怨服散二章而與之曰。

○亦不下中唐

還丹九轉已將成。無奈姮娥竊藥情。若

弘令社梓

○亦開元天寶以上

○道士曰亦是自惚

○道士曰妓勝溫泉功百倍

○道士曰酒家飛燕卓文君妙

道仙家嫌婦女。鳳臺那得鳳凰鳴。

其三

巫山此夜雨初晴。何限高唐入夢情。無
那僊郎耽服散。含悽空聽曉鷄聲。

於是阿光知先生實病。且愛其才情云。其
明日先生疾已愈。乃攜阿光而過溪南賣
酒家。賣酒家婦頗有文君自絶之意。遂長

○自家見不復相當書也

○思隠華王何等才氣

吁一詠歌謂曰

昨夜遂子鼓琴心今日佳人與自深誰

識當壚小家女。相看還白頭吟。本是歌謳所謂

宇都權婆嬉淚詩十斗石古續於孟布
天賜差兮勢武巨萬帶奈今纖為絕句

先生為之興益發痛飲及盡器一是夜閒

光醉甚而恐失先生之心也不示衣冷合箴

從容語先生曰妾道血為瞽人以不戒酒。

弘令社梓


司馬相如
未倦遊
風流已盡
鷫鸘裘
今朝更驗
臨卭去
能使文君
賦白頭
桂嶽從□□

○道士曰。暗泣妬心。風來而猶在此。病痴情可憐。

○所謂近之則不遜者

而今以侍先生之哉。不得不食也。沉生因蹙額曰。嘔血為病。多因思慮過度。幽鬱不伸。不知卿有若親乎。將為情郎自医乎。是則勿論已。豈為我一日之興傷卿百年身哉。請自明日而誓不飲矣。於是阿光知先生之愛己也。恃愛之心已生。守禮之志忽甚。玉山俄崩。醉態若見。以氷灑面。無所知覺。

弘令社梓

○形容得如畫亦何等妙思

○如此處用文宣王語寧蟄兒終當墜地獄

○道士曰可惜紙帳察去必要

先生乃抱起之就枕席不啻如泥揮手揺足寝衣闌脱先生恐其中風也數襲衾裯而不已襲衣遂脱襲衣郎襌○潸盡見蚌珠可拾○齊欲吐既而自撥○○如隔靴撥痒先生恐其或撥破○○也為紾其臂者數矣既而公子揖其○戸而笑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遂欲試○之而亦不

語不可讀誰人
乎補之者耶

欲驚其黄粱之夢廼心生一計直用徵〇之法以〇〇徵潤〇〇稍々納〇〇徐々進退阿光無所知覺先生蓋得孫真人房中補益之術則不泄〇僅感其〇而止而自戯曰我破不射宿之戒矣頃之東方將明鷄鳴膠々阿光始覺廼以右肱抗先生左趾加其〇以相〇〇先生乃盧胡而笑

弘令社梓

春風買酒
碧谿西
草色萋二
路轉迷
繞為先生
情不淺
住久此夕
醉如泥
酩然山人
題□□



○此女當恨無麻姑爪呵々

○道士曰不啻向他人説此事更書以傳于江湖風来風流罪不可免矣

阿光問曰先生何厭妾也。先生告以故阿光爲大慚愧因語曰妾近鑷○○○將復生妾夢寐中不堪其痒不覺露醜態耳遂請先生曰願莫向他人説此事先生笑而不答。其明日先生忽發欝海行之念因裁書牘是付阿光復命。阿光乃請先生曰妾幸得侍先生而汚○○然不携手同歸何

○用項羽語。只變一字妙
○道七曰軟弱手左右大丈夫
○至此先生既為雜劇所謂破瓜四郎娘

以取信於國手及某甲也。且不有所謂前魚者乎。縱彼不言。妾獨不愧於心乎。妾誓不獨歸矣。先生不得已許。相提至繪島。既發山。買竹輿東下。十里許。黃昏至藤澤投旅泊。乃又飲阿光。笑而語先生曰。前夜先生與妾盟。口血未乾。飲者何也。先生乃拊其背而笑曰。旅泊無聊。而對此解語花。何

○亦一個田舍明皇

○前夜嘔血語不可信

得不寒盟也遂崇酒于觴而強阿光阿光既醺而笑曰與先生飲自有佳趣妾亦終不能守醫人之戒矣遂相與飲既夜初更就寢天明辭旅泊又買竹輿而南者可二里至于繪島投樓桂川國手及友生出迎友生誇曰余豫與國手私約欲賺計先生故托於事中道而歸此所以今日之設高

弘令社梓

○道士曰風來應被紙袋退却暗處

○盡是野狐外道亦是書生輩

興也國手從傍曰聞之先生在于溫泉也恰如飢虎將食腐肉者數矣何其之見識如此乎。是都俗所謂以泥土抹都士面者。余不堪聞故使阿光侍足下也先生大笑。閒談少頃。酒肴并至於是友生顧呼諸妓東都深川名珠。如澤畔婆娑釣磯文野盤谷蓮關簫玉猪野誘之米芾輩者。啓蔽障

風流先生婚嫁記



弘令社梓

訶陸

皆来候宴席先生驚嘆賞其才且喜天涯萬里逢舊識諸妓既而先生目諸妓曰玉也愚婆也曾盤也碎潮也喭女生稱善既而與愈發與舊對黄庭輩為長夜之飲亦唯以遣過察之時不得聞絃歌之聲是爲憾耳乃携諸妓而矣魚于細流者二日痛飲如泥者亦二日至於十九日與國手

〇道士曰中洲在永代橋與大嶋間昔者稱為淫肆後廢焉

〇此不縷述部
是縷述

并友生諸妓去繪島路次二泊歸東都而登中洲枕流亭道士曰中洲今三開終延又昔者則為淫肆痛飲二日其夕告別於國手矣則其間莊生豪淶之趣李白米石之致熙載芒屐之興子京半臂之情更僕不可盡也故此不縷述唯其所得詩十五篇錄于左方情見乎辭

弘八々社梓

○大是有情人
○所謂一笑百媚生者
○道士曰情切
○妙境

春風携酒三叉陽柳韓花嬌緑水長中
有游魚君莫打恐驚波上兩鴛鴦
佳人緩歩長河湄攀折將來楊柳枝却
向王孫笑相語豫愁賤妾別郎時
右二首中洲散歩所得
枕流亭子枕流間亭下澄潭好洗不怨
訝日南泉室近佳人臨別泣珠回

○寧馨兒胸中當呑五湖不然何得此奇趣

○道士曰北方佳人是芳原妓風來又發自讓所謂千錢頂戴者

○此九首雖爲諸妓而作要亦因以洩情者耳

枕流亭子枕中流時見佳人棹小舟應是相期迎上客還疑范蠡五湖浮

右三首枕流亭作

絶世佳人在北方蛾眉如月眼乘揚無窮春思誰能悶泣向天南寄八行

沙暖鴛鴦浮綠池佳人回首望天涯東隣女伴休相笑明日春風未可知

氣沖紫霄思凌天雲以美人比君子實得騷人之遺意焉句々金聲章々玉振不復一々下評語云

○道七日衰惚評語亦出自家

洞房桃李着花深此日佳人涙満襟為是容華行欲落非関神色動春心

始信千年賦洛神東方此日有佳人曾遊天上裁雲錦更向湖南採白蘋

江水遥連漢水長彩雲常満鳳城傍佳人惆悵空相憶一曲悲歌涙萬行

池邊柳色映金閨閨裏秦箏玉柱低借

推及風來哀心
慷慨悲歌可酌
量

問佳人何所怨春山昨夜杜鵑啼
吾兄歌曲擅南國遥知承寵侍君側体
歌北方有佳人漢家今日不重色
繡戶春風弱柳垂珠簾半捲顰蛾眉路
傍年少空相慕不識佳人有所思
長安紫陌起紅塵處々高樓柳色新越
女含嬌能醉客誰識絕塞有佳人


東風吹送
碧江潮
一曲離歌

○道士曰神女、風來警自家

右九首佳人篇

妾元神女巫山來誤落人間不得回一

自高唐入夢後夢魂朝暮繞陽臺

陌頭楊柳映青樓斜燕流鶯使妾愁試

向春風傳語去王孫不復繫驊騮

右二首寄情人代諸妓

既發國手黃庭曰舊識及諸妓送至水限而

弘令社梓

○怨別之情使人愴然妙

別先生乃賦留別詩一章曰。

問花尋柳江城陽。無那春風客思長。恨殺塵縁猶未盡。忽辭仙境向家鄉。

風來先生春遊記巻之中 畢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寢惚先生　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　加評

○起用別賦語妙

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下時先生與友生欲歸家行抵兩國橋畔過逢壺亭逢壺亭主人與先生有舊乃爲命酒且呼桐雨散人侍酒桐雨散人者亦與先

○道士曰劉文叔後漢光武名

○叙得委曲

○道士曰風來何以能多得此男子而教育之也

生舊相識以是及之既出參飲先生笑曰主人豈以余爲劉文叔乎余唯好酒及色似劉季耶桐雨散人嘗篤於中洲妓小鈴小鈴將以明日爲蕩子婦則其侍客唯此一夕云爾以故其送先生也託一封書於從者且傳語曰妾既爲蕩子婦則雖生猶之死也君若有情惠然肯來妾將求盡酒

○不即出之妙

○自起字見下命從者亦文章精密處

聞先生以是語傳散人且告齋書散人因淚漣々而下遂請見其書先生不即出之先浮散人以數十爵矣興已闌先生乃自起開行李取書而置散人前散人得書喜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乃不開封先嗅之者三庶幾聞其馨澤也既而披緘一字一淚淚々成珠散人乃慨然自奮曰

弘令社梓

萬里韶光
草色深、章
臺楊柳日
陰々、千行
和墨相思
淚、孤館挑
燈獨夜心、
有客正携
青玉案、懷
人還出白
頭吟、開封
忽喚幽蘭
氣、散入春
風不易尋、



○道士曰主人前狼後虎迷惑可察

○不言而唯莞

我當為情死遂欲拉先生及主人與俱去先生憫其情功不敢拒之主人則以畜妾於中坊（中坊深川深肆所在）恐其裁紈扇詩也遂以有公事辭焉散人因讓主人曰始我以吾子為男子矣而今而後知其非丈夫也於是主人顏厚有忸怩遂謝散人曰予實有罪不知所道敢請為鴛鴦與長以贖其罪矣散

弘令社梓

爾而笑。自見其釋感妙

人乃莞爾而笑既而曰己恭友生以事先
歸家三人乃微服而出主人嚮導入街南
小巷叩一小屋命駕輿肩夫則裝二駕散
人與先生欣然駕之謝上人而去再入桃
流亭登南樓。先生謂散人曰。日者阿光侍
余者。凡七日夜他客來族者不為不多矣。
而小鈴則以付客唯比以而已也必當應接

○道士曰散人自愧其非夫聖役經語妙

○道士曰忘八郎曰蕩子語

○此是百尺竿

不暇矣則吾二人必不得相見也亦唯使渠等知我輩至則可且散人唯々既而喟然歎曰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不其然乎人能以好色之心易好德之心何求不得何爲不成先生笑曰夫人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而後始可稱忘八郎矣豈引孔夫子之語而自悔焉乎哉多見

汲令社梓

劉進二歩處

○倚先生而坐而不復言大是妖物

○亦不減錢劉

○此亦妖物

其不知量也時忽聞高復聲散人謂是非惡聲其言未畢阿光推戸而入見先生而驚曰不意先生能復來也乃倚先生而坐

先生笑吟一詩曰

今朝二女送劉郎此夕歸來更斷腸坐愛烟霞經歳月不知何日向家鄉

既而又聞鳥復聲即小鈴至也散人見其

○是以悲焉耳耳字含不盡意

○臨訣時尚涉兩意亦尸諫類已

○且来那邊四字寫出不見猥褻妙

○教了鬟數語

至喜而欲狂笑而不已小鈴則泫然下涙而謂散人曰妾將以此夕與君訣別是以悲焉耳。君嘗有兩意其有喜色不亦宜乎。遂引散人而入于客室阿光謂先生曰妾方侍客於尾花樓恐不得久侍先生請旦來郎邊矣。乃執先生之手而去少選了鬟来促阿光曰阿姊當速歸上客嗔。阿光教

弘文社梓

果是野狐外道

之曰。歸則女妹曰阿姉方與客子飲見其光景不即得歸因託慰其岑寂飲之以酒使其醉臥了鬟唯々而去既而先生與阿光出一室而至於客堂至則見小鈴猶未薦枕席唯與散人相持而泣先生因問其故散人對曰弟近患痳疾故不得如意先生乃自袖執其○而笑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亦用老大八字
易置其已害也


仙郎散發未全安深夜嫦娥漢欲殘玉兔空操金杵瞌不知何夕擣靈丹
淡酒陳人
□□
相逢喜不歸相戲夜闌願復昭儀藥今宵誰一夜
□□

弘令社梓

獄能得舌存哉

○道士曰避于中厨四字甚黙限情味文言應有如此

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此疾也遂激之曰今夕之事不可不奮縱車裂而躬豈可辭哉況少忍痛乎乃擁阿光而避之于中厨斯須復至於客室則見合歡之衾猶燦相思之枕尚儼又見小鉸蛾眉紛嚬蟬鬢微亂先生乃問散人曰不知貴恙如何散人跪坐正襟而謝曰奉教一ヒ○覺病霍然先

○道士曰風來亦通客也哉

○只是妖物

○道士曰褻言寫出如見花柳

生因呼酒而賀焉酒酣既聞鷄鳴而了鬟再來促阿光者亦數矣先生勸其往則曰妾自有處置勿復爲念至於了鬟凡五反尚未往於是尾花樓婆自來讓阿光曰嚮者走小鬟者凡五矣而卿尚未歸使客獨守篝燈縱無情客子寧無意奴輩哉且也卿亦眷戀大官之甚者意必在歷吾

弘令社梓

婆情古與今一轍亦妙哉乎

家阿梅阿梅是先生之前魚矣。凡爲大婦者。當伏偃爲少婦者矣。而卿以先輩。而與纔笄者相齮齕耶。大官若千金子。則吾客亦千金子。彼之與之。黄金豈有別乎。胡不遄歸阿光低頭不言者久之。遂取木枕當胸鬲而俯微發呻吟。徐而答曰。理則然矣。而奈我積氣俄動何。阿母先歸。少安。當嗣去。虔婆怒

〇亦破瓜四郎 逆爾欺弱

〇道士曰云字 所謂是皮肉

〇平明故稱其 日ヲ妙

而去既而先生謂阿光曰勿復爾爾非唯失客子之歡又負虔婆之心實出下策矣廼慫慂自送至千尾花樓門外握手而還

道士曰可謂風來亦好男子

既而鷄已三號遂與散人辭枕流亭小鈴則送至茶店坊云既歸於蓬壺亭則平明矣是日也主人奉命行厨買輕舟將欲拉先生及散人尋春于墨水。

弘令社梓

○寒梅暗示問梅

先生乃謝其厚意且辭曰余間者昏飲數日今者不堪酒敢辭主人因賦一詩此實和歌示先生曰

墨塘花色勝寒梅萬樹千枝映日開更有佳人迎貴客弦歌長勸紫霞杯

本是和歌今翻為詩其辭曰游橋諦美牟志羅多麻非迷延麻非農楚諦美頭爾宇圖羅布波奈乃伊保坐橋

孔雀東南
帶月飛、
今宵河母
莫相違、縱
令吞盡如
天地、一嫁
仲卿終不
歸、

迂道人 □□



弘令社梓

○亦爲得如畫

先生誦此詩興怒發。乃許諾。主人大喜而呼桐雨散人。命奚奴擔行厨。一行三人。各腰長鋏。飄々乘輕舟而去。少頃達于墨水三圍廟前。於是舍舟上陸。忽見道旁有一丈人。吹烟而越。年可八十。二子從焉。主人就而乞火。因而問之曰。從者皆孫乎。丈人答曰。長者年十五。固爲孫矣。幼者年十歳。

○道士曰風來身委酒色於是見其徹底

○遭過密之時一篇之中三致

實爲子矣主人數其饗饌先生則笑曰彼亦殺鶏爲黍者之徒矣既而數里抵梅兒冢畔。梅兒冢在一木母寺先生問主人曰襍作中弦歌長勸者夫安在主人徐曰日者先生之遊。不幸而遭過密之時想應耳絶弦歌之聲口無牛刀之戯矣。今者過密之期已過僕是以今朝走專价爲先生爲武城之擧於

弘令社梓

恁焉亦屈原離騒法
○道士曰死花活人從來唐自虎句處妙
○寧馨兒不唯工文章亦熟兵法奇哉

茲畔特稱探春者以誘先生耳死花豈如活人乎先生笑而謝曰嗟呼此吾在街中而不悟吾不及遂壺亭主人明矣既而主人開行李而飲酒酣先生謂主人曰坐而待敵來孰與逆而戰遂相與乘醉買舟將發遥見一舟乘二婦而來就之則阿光携小緑而至也乃見先生大呼曰所謂坐愛

○眞是妖狐所謂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者

○亦應少三字如猶似猜妙

○泣愈見其妖狐

烟霞經歲月不知何日向家鄉者非虛言也因警先生曰為行樂當有節君棄千金之身盤遊無度家監綱記寧不生覬覦之心乎且也尊閫亦應少而能忍獨守空床乎君嘗有名和漢蘭書而智不及婦女子乎先生抱腹大笑曰有上客當見歸何其出入室操矛手段欺人之為也阿光泣曰

弘令社梓

○寫得妍畫

○道上日又是賺計

君固好拗蠻妾復何言乎已而主客坐青菌僕夫乃拔劍掘地以爲竈鑽燧出火拾枯木爲薪以溫酒而飲酒已酣二妓乃彈三絃以唱潮來新調節合回雪響遏行雲少選又見有二妓來問之又是蓬壺主人所命白鶴亭阿藤湊松亭小松者也於是弦歌益起逸響益振先生則得一絕句曰

先生一日此開筵、多少紅裙畫是仙、却笑當時劉元輩、空隨二女送流年、

同樂子

○



弘令社梓

○似于鱗亦似盛唐

○何等逸興魑魅罔兩亦當避舍

試向春風舉酒卮呉姬越艶唱新調醉來莫倚周郎顧急管繁絃那得知

已而又有人步自林間來遥相見驚曰君不桂川國手乎國手亦拍手而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於是逸興益發杯行益疾不啻前有隨班後有遺簪或至於有相抱臥地上者時日已迫虞淵四子者將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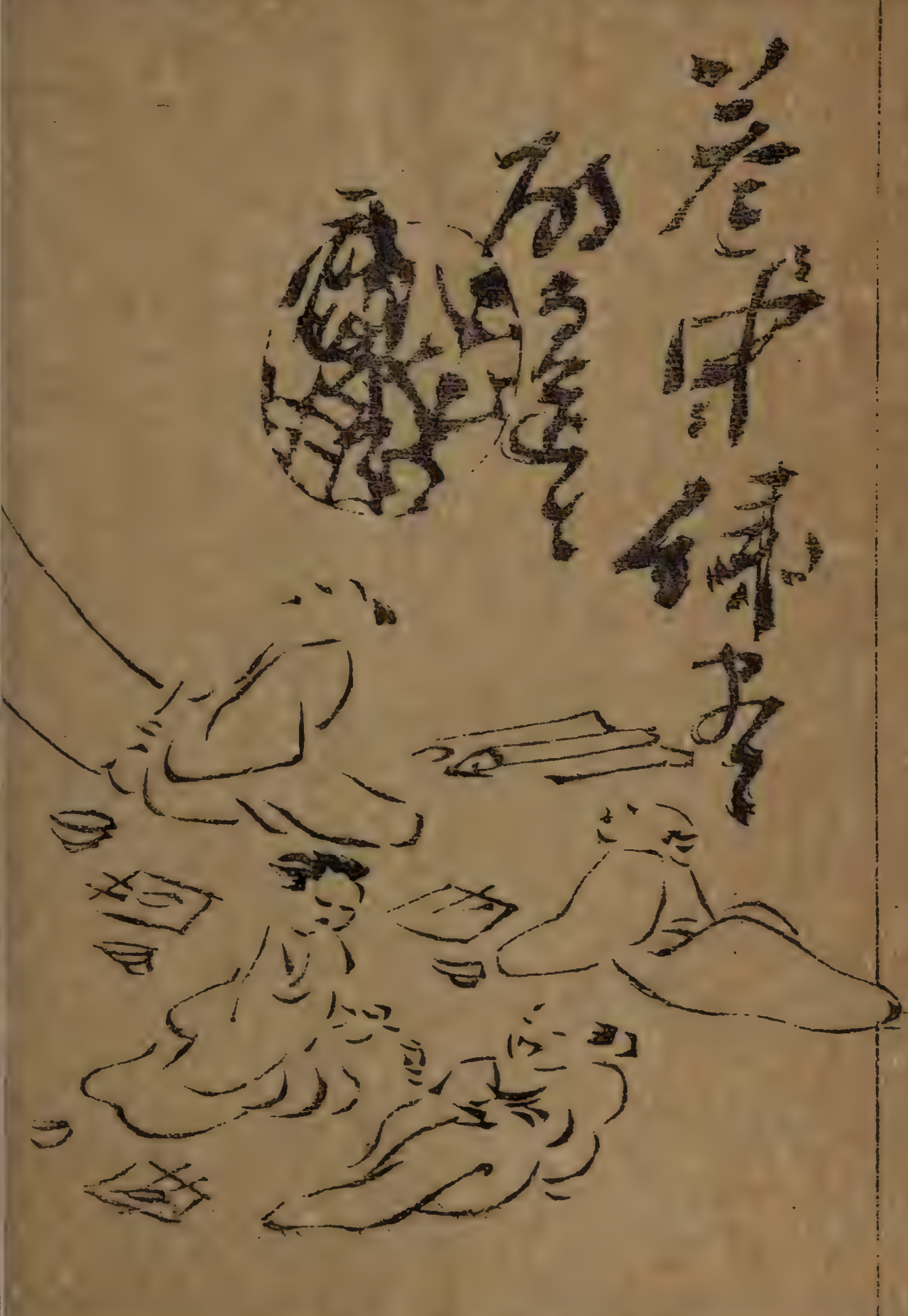
○道士曰嘗覺鼻下之長

○道士曰酡顔狀愧殺道士黟徒

諸妓等請曰願相送至枕流亭四子者乘醉許諾乃相與俱陸行先生吟宋延清下山歌而行遂遵塘上而歩一行酡顔甚或有頽然臥路傍者或有咯々然據地而吐者或有連臂而行者或有比肩而去者互鼓盡始至枕流亭至則皆不解帶臥矣比及鷄鳴皆恍惚半醒乃相從歸于兩國其明

弘令社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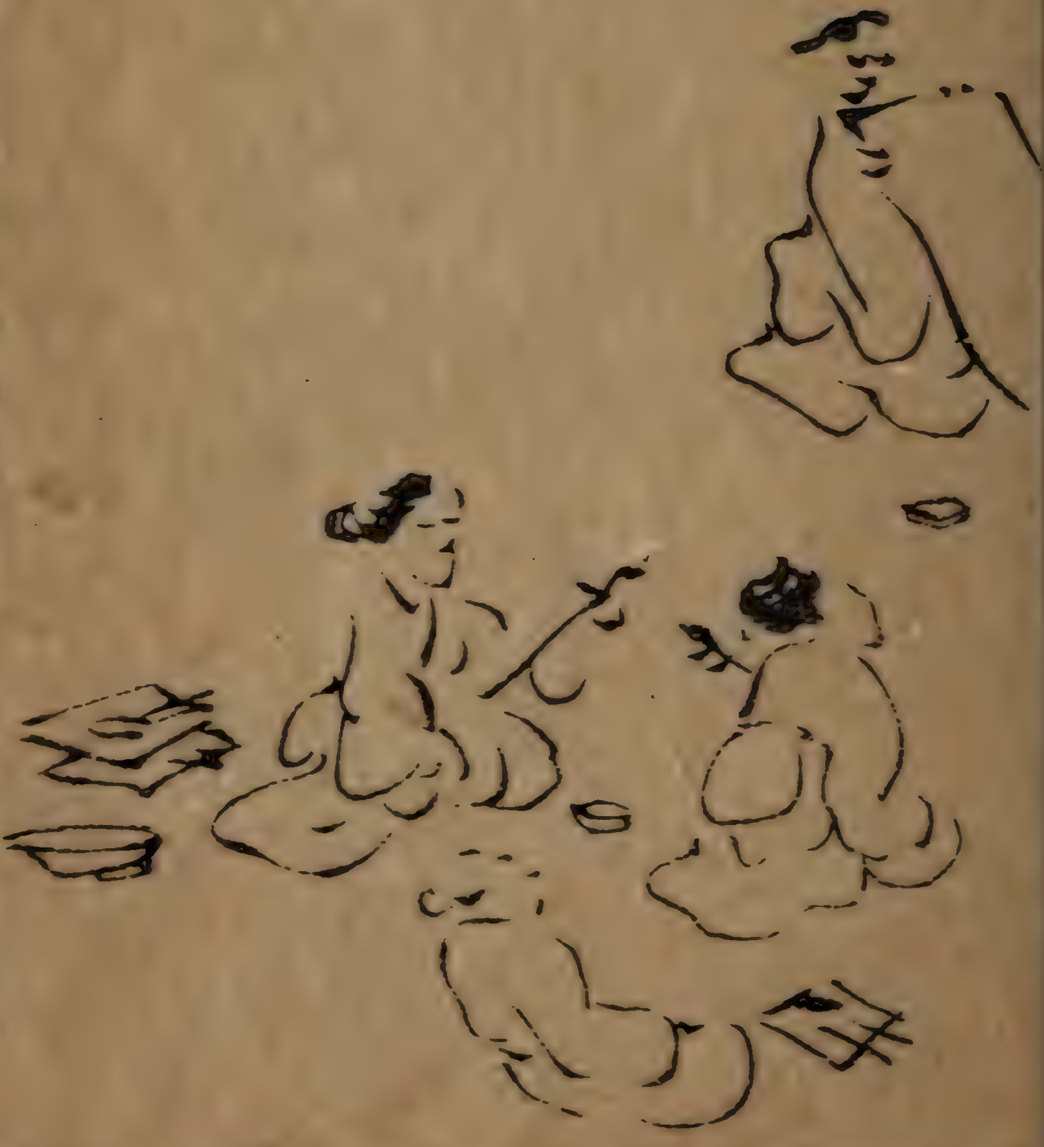
客子風流
勝右軍、眷
亭深翰屐
畐畐、銜杯
巳歸吳姬
扇、隱几還
書越女裙、
垂露色墮



紅彩動偃波勢、蔥翠妍分、興闌更擬郇公、體紙上長飛五朶雲、

偸閑道〻

題□□



弘令社梓

○道十日階子酒令道七避六舍

○漁色字出禮記

日先生辭蓬壺亭與桂川國手過甚左坊古松亭而飲酒間走了頭召所嘗相識諸妓則如關尹古松鳴瀨花山終軍姑射霞色鳴玉野梅輩皆會先生乃朗吟所嘗自題其寫眞絶句曰

先生漁色勝相如不但臨邛入女閭南北東西藍已滿能令諸妓泣前魚

〇道士曰老手段

〇亦一個張顚

諸妓聞之粲然相謂曰吾儕皆不免為夫前魚矣獨關尹有恨色先生特舉觴而屬之且賦贈一詩曰

眞人紫氣照關門尹喜風流目擊存莫恨青牛留不得重來欲授五千言

既而先生醉甚乃發臨池之興書所嘗作二婦豔以授妲頭

弘今社梓

二婦盞 各押開字

姑射氷雪膚。曾引謫僊來。春風旦莫疾
恐遣錦裙開。蓋用吾邦米飛仙事
字廼發喃耶。波麴乃志路察爾久羅辭
鐵茂

右僊人舍姑射

天台霞色起。泥値桃花開。朝暮春心動。

○香月之名李
社撰得此詩而

劉郎來不來。

右捧心居霞色

又書舊作一首以贈花山及仙裙

鴛鴦河上鴛鴦浮兩々爲雙肽碧流笑

向情人試相問何如娣子與歡遊。

右鴛鴦河詞

一枝春色帶清光夢斷東風惹恨長應

弘令社梓



始有説奇處々々

○道士曰云字亦可讀

○只是妙境

是羅浮山上月不然那得有幽香

各尾題天竺老人醉後書七字其飛動自

覺鄒公五雲體不啻云既而辭去日暮始

歸家乃賦歸家詩二章以自戲曰

已向崑崙聽玉籟還遊紫海弄波濤細

君不問大官肉應茹瑤池愉碧桃

陳子曰吾風來先生以三月初八出遊以

弘令社梓

○道士曰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日數偶合奇事々々

捻二歸遨遊者凡旬有五日。不啻有劉阮天台之趣亦有列子御風之致。故余次弟其語而記之以傳吾二三兄弟云

烏　俊卿　校字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　終

風来先生春遊記跋

余近讀吾友陳龜翰所著風来先生春遊記其叙事明暢不啻如讀孟啓本事詩也雖亦先生錦心繍腸所使然乎而非龜翰摛藻之妙悪能得矣

于此哉。亦足以見先生憂慮之切也。余不任驚歎於是乎跋。

大通己亥四月朔

友人梅郭羅甫題

明治十四年四月新刻
同廿二年五月求版

東京市本郷區春木町三丁目十三番地寄留
武田傳右衛門

同 淺草區三好町七番地
大川錠吉

Hiraga, Gennai
Furai Sanjin shunyuki

風来山人春游記